

# 1856年,美国133轮投票选出众议长

1856年2月2日晚7时,来自马萨诸塞州的纳撒尼尔·班克斯大步流星奔向众议院前厅。他迈上台阶,走向议长席,落座。平稳心神之后,班克斯起身发表致辞。几分钟前,班克斯获选美国第34届国会众议院议长。此前三天,他才庆祝完自己40岁的生日,如今开始面对当时美国政治中“最难啃的骨头”:领导一个看上去已分裂到无可救药的众议院。从1855年12月3日投票开始,班克斯的当选耗时两个月,议员们进行了133轮投票。英国《独立报》说,133轮投票,让人“惊掉下巴”。这样的纪录,也使得2023年1月7日经过15轮投票才当选美国众议长的麦卡锡无异于“小巫见大巫”——凸显美国的治理问题根植于其政治基因,绝非偶然。

## “一场反复出现的噩梦”

第34届美国国会的选举完全是一片混乱。当时,民主党控制了参议院,但在辉格党陷入瓦解后没有任何政党能控制众议院,众议院中只有大约1/3的人是民主党,其余的包括新崛起的共和党与本土主义的“美国入党”(也称为“一无所知党”)等势力。南北双方围绕奴隶制的冲突愈加尖锐,党派同理心已经变得过时,新问题加剧了立法斗争。换句话说,当时的众议院只剩下一个支离破碎的民主党,一大群一无所知者和矢志反对富兰克林·皮尔斯总统的反对党。34届国会前夕,《巴尔的摩太阳报》称,“很难描述众议院的准确政治面貌”。

1855年12月3日,众议长选举投票开始,21人参与竞选这一职位凸显当时国会的混乱及斗争之激烈。当时主要的竞争者包括:支持奴隶制、来自伊利诺伊州的威廉·理查德森,反对奴隶制、来自马萨诸塞州的纳撒尼尔·班克斯,以及来自宾夕法尼亚州的候选人亨利·福勒。班克斯来自“美国入党”。小时候在一家纺织厂工作,为操作织布机的妇女运送线轴。因此被称为“线轴男孩”。《纽约先驱报》写道,39岁的班克斯是“一个英俊的男人”,举止拘谨。

12月3日是周一,投票进行了4轮,没有人能拿到多数票所需的113票。理查德森声势很盛,但很快反奴隶制的代表就在班克斯身后排起长队。角逐继续进行。周二进行了5轮,周三6轮,周四6轮,周五6轮,周六6轮,之后周日休会。美国国会的官方历史材料称,“就像一场反复出现的噩梦”,整个12月不断投票、表决、投票、表决……这个月,议长票的最高得票数是84票,无法确定候选人。选举在混乱中跨过了1855年。到1856年1月11日,已经进行了107轮投票,依然无果。

## 一根充斥暴力的手杖

“这不仅仅是对众议院议长的竞争,这场斗争将决定奴隶制是否会成为我们国家事业的北极星,众议长选举只是这场艰苦斗争中的一个事件。”对于这场旷日持久的选举,《纽约论坛报》的编辑加勒斯·格里利写道。

1855年至1856年的美国国会众议长选举身处政治湍流,奴隶制与反移民情绪毒害并恶化了当时的政治气候。耶鲁大学历史学家乔安妮·弗里曼在其著作《血腥之所:国会中的暴力与内战起源》中写道,“在1856年到1859年,奴隶制问题是重中之重。因此,那些议长选举最终非常明确,被提名人都要阐明对奴隶制有何看法。”

“血溅堪萨斯”是这场选举最直接的背景。它也被称为“堪萨斯内战”,指的是1854年至1858年之间美国一系列围绕奴隶制的冲突。冲突发生在当时未建州的堪萨斯领地和临近的密苏里州,各方都试图争夺堪萨斯的控制权,以决定它是作为蓄奴州还是自由州身份加入联邦。冲突包括持续的选举舞弊、突袭、袭击以及报复仇杀,对彼时美国中部的政局以及数年后爆发的美国内战都产生了重要影响。

美国联邦政府与国会试图保持联邦内自由州与奴隶州的势力平衡。1820年通过的密苏里妥协案设定了一条地理界线——凡是北纬36度30分以北的州一律为自由州(密苏里州除外),以南为蓄奴州。然而1854年通过的法案却推翻了长期保持南北势力平衡的密苏里妥协案。法案规定即将加入联邦的堪萨斯与内布拉斯加两地居民可自行投票选择蓄奴州或自由州的身份。反对奴隶制的北方人

认为这个法案会使原本应属于自由州地盘的堪萨斯州摇身一变成为蓄奴州。而支持奴隶制的南方人认为,如果容忍堪萨斯成为自由州,身为蓄奴州的密苏里州将被自由州三面包围。

堪萨斯州无论加入哪方阵营,都有可能使美国南北双方在国会中势力失衡。因此,双方为了在堪萨斯州取得人头数的优势,派遣了大量移民。两派都在堪萨斯成立了地方政府。

围绕奴隶制的冲突在此次选举中直接爆发。“你是格里利?”“是的。”1月23日,来自阿肯色州、支持奴隶制的众议员拉斯特与《纽约论坛报》的编辑格里利之间进行了一场简短对话。格里利话音未落,拉斯特的拳头已经落在他脑袋上。因为拉斯特提出一项议案想做掉班克斯,反对奴隶制的格里利斥之为“卑鄙的把戏”。当天晚些时候,拉斯特又用手杖攻击了格里利。格里利写文章向成千上万的读者保证他不会屈服于胁迫

和暴力。他没有起诉拉斯特,因为断定一个反奴隶制的编辑无法在华盛顿的法庭得到公正审判。

## 一个弄巧成拙的结局

1856年2月1日,民主党决定采用新战略。一方面,他们放弃理查德森,改为支持一个新的众议长候选人——支持奴隶制的众议员威廉·艾肯,艾肯是铁路大亨老艾肯的儿子,南卡罗来纳州的艾肯县就是以他的名字命名,他拥有的其中一个种植园就有700多名黑人奴隶、1500英亩土地。同时,民主党领导人宣布他们次日将引入此前拒绝的一项议案,即以多数制来计票决定谁能当选众议长。艾肯被认为绝对能拿到足够票数当选。当晚,反对“废奴运动”的时任民主党总统皮尔斯提前祝贺艾肯获胜。《华盛顿星报》称,“我们认为能为艾肯先生拿到109张票,只有嫉妒才能击败他。”

2月2日下午,众议员萨缪尔·史密斯提

出多数制议案,议案通过,民主党兴奋难抑。当天投票到第三轮,班克斯103票对艾肯的95票,都未获得多数票。按照新规则,决定命运的是第四轮投票。这将是最终投票,只单纯比较竞选人票数多少来确定谁当选,对胜者不再要求必须达到113票这个门槛。临近晚上7时,计票结果公布:班克斯103票,艾肯100票。结果公布时,一些人发出震耳欲聋的欢呼,女士们疯狂地挥舞着她们的手帕,反班克斯的人群则跺脚、咆哮、咒骂。

对于这次令人瞩目的选举,美国天主教大学教授马修·格林认为,部分原因在于美国宪法,宪法没有具体规定怎么选。1856年的众议长选举,貌似费尽九牛二虎之力压住了国会的纷争,但这只是权宜之计。对许多美国政客而言,与其说是相信选票,不如说是更相信拳头。5年后,随着有关奴隶制等问题的激化,美国内战爆发。

本报综合消息

## 西班牙流感后各国经济艰难恢复



1918年到1920年,西班牙流感在世界多个国家传播,造成全球范围重大疫情,给人类带来严重损失。疫情开始于第一次世界大战尾声,其造成的人员损失甚至超过残酷的一战。疫情叠加一战,给世界各国带来深刻影响。上世纪20年代的十年,是世界在战争和疫情后艰难恢复的十年。

### ◆ 青壮年男性死亡率高

有数据显示,西班牙流感病毒两年间造成全球4000万至5000万人死亡。西班牙的疫情是1918年11月从法国散播到西班牙的。当时第一次世界大战的主要参战国家,如英、法、美、德等国为了避免影响士气,严格限制媒体报道疫情。但那时西班牙保持中立而未参战,未实施战时审查制度,因此西班牙媒体大量报道了疫情影响,令当时人们认为西班牙疫情特别严重,也导致此次疫情被命名为“西班牙流感”。其实,首批确诊病例的来源一直存在争议。有报道称,美国早在1917年底就有十几个军营发生疫情,而且欧洲的疫情很有可能就是由美国派往欧洲参加一战的运兵船传播到欧洲大陆的。

西班牙流感传染力强,病毒在很短的时间内就传遍全球,而且致死率高,是人类历史上致死人数最多的流行病之一。这对于缺医少药的弱势国家影响尤其严重。随着战争结束,返乡的各国士兵带回的病毒迅速扩散。

而这次疫情最重要的一个特性,就是造成的死亡人数中青壮年男性比例远高于其他疾病。一般发生流疫情,死亡的往往是体弱的老人和孩子,或是免疫功能低下的患者,但西班牙流感正相反。有研究显示,这是因为病毒引起自体免疫系统过度反应,因此免疫力最强的青壮年反而最容易引发强烈的免疫反应而导致死亡。这一特性对经济的影响最为深远,短期内,青壮年劳动力短缺造成各国的生产和消费均大幅下滑。以美国为例,因劳动力匮乏以及一战后军方订单锐减,许多工厂开工不足甚至破产,其带来的经济危机甚至持续到1921年。

### ◆ 美国及时调整,经历“黄金十年”

但总体上,美国还算是疫情与一战叠加效应的受益者。一方面美国部分州和城市及时采取了减少大规模聚集性社交活动等相关隔离措施,疫情在美国造成的死亡率相对较低。而欧洲人口密

度比美国大,且是一战的主战场,受战乱和疫情的影响更重,患病人数及由此导致的死亡人数都比美国要多;另一方面,美国在一战大部分时间都是向欧洲大量出口武器等工业制成品以及粮食,本就大赚了一笔。后期美国加入战团后,虽“出力”不多,却以战胜国的姿态堂而皇之地瓜分胜利果实。更重要的是,受战争和疫情影响更大的欧洲国家中,不论是战败方德国还是战胜方英、法盟友,都成为美国的债务国,这使得美国在全世界的影响力日益增长,美国逐渐开始取代英国的霸主地位。

美国在上世纪20年代经历的所谓“黄金十年”,与科技发展及产业结构的调整,特别是制造业的大发展密不可分。1921年的萧条过后,美国的经济就开始逐渐从战争和疫情的阴霾下恢复,并且迅速达到繁荣状态,据记载从1923年到1929年,美国平均每年的工业增长率达到4%,工业产能增长近一倍。20年代也是美国的工业生产特别是汽车、建筑和钢铁工业大发展的十年。比如汽车工业就直接或间接为500万人提供了就业机会,并且促进了炼油、轮胎制造、公路修建以及钢铁冶金等相关产业发展。经济的繁荣刺激了美国向海外投资。纵观20年代,美国产品对欧洲的出口量增长近一倍。

当然,十年间美国在管理和科技方面的进步也是繁荣的关键要素。上世纪20年代,美国的所有工厂几乎都开始实施福特制和泰罗制,福特制即采用流水线生产,泰罗制的核心则是按工作量计酬。这两条措施令美国企业的生产效率大幅增长。相较于欧洲,美国在采用先进生产工艺和开展科技研发方面,也在这十年间走在了前面。为推动技术改造,从20年代开始,许多美国企业建立起独立的研发机构。

### ◆ 欧洲强化政府干预

与美国相比,欧洲各国经济在疫情和大战后的恢复尤为艰难。以英国为例,在疫情及一战过后的头几年,英国的经济一

直处于动荡之中,表现为生产下降、物价暴涨以及对外贸易减弱等。1920年至1921年,英国甚至出现了经济危机。随后,英国政府采取强力措施干预经济,促进经济状况艰难恢复。一方面,应用先进技术,大力扶持发展汽车、化学、有色金属等新兴工业行业,以弥补英国纺织、采煤以及钢铁等传统工业的衰落;另一方面,政府干预促成部分垄断联合体的发展。从现代的视角来看,也就是以产业链中的核心企业为龙头,将上下游企业组织起来形成企业集团,在铁路、煤矿、造船和银行业等机构尤为突出。

另外,英国政府促成了电力工业的国有化,由国家投资兴建高压输电网,并建立国家电力管理局,保障了工业的能源供给。为发展工业,提升国际金融地位以抗衡美国,弥补巨额贸易逆差,英国采取了一系列措施扩大资本输出。同时,英国的农业和畜牧业继续衰退,破产的农场数量增多,失业的农场工人进入城市也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战争和疫情带来的劳动力短缺。

法国在经济复苏过程中,一是利用了从德国手中收复的煤矿等工业资源以及战争赔款用来发展本国工业。二是对受到战争破坏严重的地区积极进行重建,恢复产能的同时也以此来拉动内需。同时,法国政府采取了降低公务人员的薪资等措施以减少政府开支,同时增加税收,限制粮食消费并调整币制,保障法郎的汇率稳定。这些措施对于法国经济的恢复,都起到了一定作用。

一战和流感疫情导致多个国家青壮年劳动力短缺,这恰好为女性加入就业大军铺平了道路。据美国学者研究,1920年到女性在美国就业人口中的比例就达到约21%,而且越来越多的女性加入制造业企业填补劳动力空白,女性地位不断提升。类似的情形也在欧洲出现,一战之前的欧洲女性几乎没有权利,一战和流感疫情让欧洲女性承担更多的工作,也创造了更多的价值,为各国经济复苏作出了积极贡献。

本报综合消息